三門塘考察筆記

張應強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2001年8月19日，星期日，晴。

早晨六點多鐘起來，在約定地方會合王宗勛先生，一起來到江邊的碼頭侯船。今天計劃先去天柱縣屬的三門塘村，回頭再訪錦屏縣屬的茅坪鎮，這樣即使下午之後沒有車船，也可以從茅坪走回錦屏縣城，而且這段不足10公里的鄉村公路沿江而建，並不難走。

滿載客貨的機動木船在七點鐘離開碼頭。今天是茅坪的場期，所以有很多帶了貨物的小商販趕船。船隻順流而行的速度本應很快，但一路上時常要灣船上下客人，這與城市裏「招手即停」的公共交通工具沒有不同，只是沒有任何人對不斷灣船會有什麼抱怨，人們上了船就會耐心地等著船隻送自己到目的地。對我來說，清水江下游的這一段地方，有太多從文獻上知道的地名和故事，正需要一路慢慢地看下去、感受和體味。

從錦屏下來四五公里處，一條重要支流---亮江---自南而北匯入清水江。現在往來於錦屏與下游天柱縣遠口鎮之間的所有客運木船，皆出自亮江河口的同一個寨子，這可能與亮江寨歷來從事造船和扒船運輸的傳統有關。很有意思的是，從錦屏以上到劍河縣南加鎮之間的木船製造和航運，皆爲一個叫南路的寨子所專有。而且上河與下河之間各負其責，從不紊亂。這樣的情形顯然並非單純爲行政規範的結果。

錦屏和天柱兩縣的交界處正好位於這段水路的中間。因歷史的原因，這裏將清水江下游界分爲內江和外江，錦屏的茅坪、王寨（今錦屏縣城）和卦治稱爲內三江，而天柱緊鄰的清浪、坌處和三門塘則稱爲外三江。這些寨子之間爲爭奪清水江流域木材貿易利益，有過歷時兩百多年斷斷續續的爭江訴訟，留下了許多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以及《爭江記》和《夫役案》等民間文書和大量碑刻。

兩個多小時後，船隻到了三門塘。關於三門塘之得名，民間有三種說法：一是這裏的一條河沖有幾十個魚塘，而這個寨子有三個寨門，所以叫做三門塘。第二種說法是以前有王、謝和尹三姓到這裏開發土地，三姓就是三氏門宗，就叫三門塘。另外還有第三種說法，王姓祖先最早來到這裏，他是下游湖南黔陽縣三門潭地方的人。他本來是沿江打魚，在船上住宿，來到這裏的時間久了，就找了個地方停頓下來，後來娶妻生子，就在岸上起房安家；於是人們談到這裏時，就說三門潭打魚那個人住的地方，長久下來就叫成了三門塘(按照湖南人的口音，潭與塘同音)。

下船走一小段坡路，就到了三門塘寨頭。一條小溪流從這裏注入清水江，一座掩隱於草木間的小石橋連接了進寨的主要道路。在小橋西側以鵝卵石鋪就的一條花街的右邊，排列著12塊大小不一的石碑。這些石碑年份最早的是清朝乾隆三十年，最晚的爲去歲2000年，都是關於這座不起眼的小橋修建和三門塘與江對岸三門溪之間濟渡的；碑刻分別記下了不同時期這些村寨公益事業的緣起、參與捐資的人名和金錢數額。這些碑刻是瞭解鄉村社會生活十分珍貴的文字資料，而且銘文中還有不少特別的材料，有助我們對這些歷史文獻的解讀。如嘉慶二年的《修渡碑記》上刻有「造船共費銀壹拾伍兩捌錢並碑亭刻字費銀柒兩三錢」；而在乾隆年間刊刻的《捐修橋路碑記》中，則對捐銀的安排和使用作了如下的記錄：

此碑以上本寨並各寨共捐銀壹百肆拾壹兩(旁注小字：後又加捐三拾弍兩零)，碑銀在內。次碑剩銀陸兩外，又有銀柒兩。募化經手：生員劉士鼇、信士王汝和、王志聖、王通籍(小字旁刻：四人又共捐艮四兩)。支銷開後，刻碑壹塊並碑亭共費銀(弍)拾柒兩。

用價並費去銀陸拾壹兩，得買本寨土名老虎沖口第三坵，直形中田，禾柒稦；肆坵，直形中田，禾拾柒稦；伍坵，扇面形中田，禾伍稦；共載糧弍升零三合壹勺零三圭柒粒玖粟弍黍。並買土坵內坎，去價壹兩伍錢。又用價並費去銀三拾陸兩八錢，得買塗處土名苗田正沖，第玖拾陸坵，五不等上田，禾三拾三稦；玖拾柒坵，梳形上田，禾陸稦；玖拾八坵，□形上田，禾拾壹稦；共糧肆升玖合八勺柒抄伍扑三圭。又用價並費共去銀三拾伍兩，仍（得？）買塗處土名苗田正沖，第壹百壹拾壹坵，立雞形中田，禾三拾肆稦，共糧弍升柒合零八抄三扑弍圭零三粟弍黍。又乾隆拾肆年三架岩□溪礄所剩銀拾玖兩捐在渡上，得買喇賴寨土名螺系坪，第肆拾坵，方形中田，禾三稦；肆拾壹坵，不等形中田，禾三稦三手；肆拾三坵，梭形中田，禾弍稦肆手；肆拾伍坵，三尖形中田，禾弍手；共糧七合伍勺陸抄柒扑三圭陸粒伍粟陸黍。買田三處，共費價銀壹百三拾肆兩三錢，餘銀修渡。

其有苗田正沖，立雞形田，另販耕種，每年收得禾花三拾四稦，四房人等經手，留心清查，生放世代造舟，永不可悞。

從這碑文可以看到以下現象，其一，地方士紳在這樣的公益事業中充當重要角色，「募化經手」的是以生員劉士鼇爲首的四個本寨人，即使是象徵性的，他們也要「四人又共捐艮四兩」。其二，所捐得的銀兩購置了很多田產，作爲支持義渡的基礎。據村民說，負責扒船的人家，就依靠這些田穀保障生活，他們或自己耕種、或租給別人耕種。後來還爲義渡購置了木山；並在渡口修了一間三層高的「渡船屋」供擺渡人一家居住（咸豐八年的《流芳百世、德永千秋》碑，即記載了當年「置地起屋，以放渡船，以居舟子」的事實）。這樣，有了這些恆產，三門塘的義渡在幾百年來未嘗中斷，直到1950年代才被收歸集體所有。其三，用捐銀購置的這些渡船田，雖然是賦額較低的「苗田」，仍要向國家負擔田賦，所以不論船夫自己耕種與否，他也要負責繳納田賦。其四，碑刻載明，捐銀用來購置渡船田之後，「餘銀修渡」，而造船費用另有「四房人等經手」的一處田產來保障，每年可收「禾花三拾四稦」，面積也不小。

在這排石碑前滯留了半個多小時，才向寨中走去。跨溪而建的小橋，名「復興橋」，道光三年的一塊石碑道明橋名的緣起。碑文曰：

礄何以復興名也？蓋謂為後人者，能繼志述事之言也。斯礄水自右旋抱村而下，而世業風水之術者，僉以礄足固一村水口。且外森立二石，名曰傍浦岩，又有古木左右映帶，每謂堅如鐵券，固若金湯，可蔭斯地之發祥焉。在明萬曆四十一年，有劉公唐萬、舡萬，乃好善之人也，曾立石礄於斯，而村之財丁頗盛，此水口緊關（閉？）之一驗也。奈至乾隆戊辰，礄忽傾毀，難以遂志。故將礄石平街，而路因以改。今幸二公後裔能繼其志、述其事，於嘉慶癸酉年，各捐家貲，重修故制。登臨望之，宛然虹臥春波、鵲填秋水矣。但，是舉也，固一村水口，雖或有感於風水之言，而其能承先人遺志，便通往來行人，一為而三善俱備。詎非前已興之，後必興之，興而又興之謂哉？故樂其善而為言以壽石。

南岑王政三拜撰　　王佐儒拜書

此碑還刊刻了唐萬公後裔26人和舡萬公後裔6人的姓名及其捐銀數。似乎前後修整這座橋，均爲劉姓一族所爲。不知是否跟劉姓作爲大姓或成爲大姓有關？而刻碑的石匠是謝昌和與謝盛德，他們是否就是三門塘的謝氏？抑或三門塘的謝姓就是石匠世家？需要進一步調查訪談和在碑文所載捐銀人名中尋找旁證。

走過復興橋，路邊是一座晚近才重建的磚瓦房，正面外牆書有「三門塘歡迎您」6個大字，門開在面向道路的一側，一副對聯顯示它不是一般的建築，上聯爲「恩澤長流如漢水」，下聯爲「德威遠播鎭山河」，門上方嵌有額匾---「威鎭山河」，其上還書有3字，已不辨字跡。詢問村民，說是「楊公廟」。楊公，當地人稱「楊古老爺」或「楊公老爺」，被認爲是水上作業的祖師爺，是行江爲生的排工船工的保護神。在清代以來的兩三百年間，伴隨清水江木材貿易的發展，楊公廟也就成爲沿江極爲普遍的地方性神廟。據地方口述資料，茅坪的楊公廟稱爲廟首，管轄沿江上溯的各處地方；武漢鸚鵡洲的楊公廟稱爲廟尾，它甚至可以管轄遠至長江下游的鎭江等地。楊公廟實際上成爲沿江地區圍繞木材採運貿易的地方社會組織。楊公廟的廟首，是由地方士紳包括三幫五勷的紳商推薦產生，據說後來還要經過天柱縣政府批准。作爲廟首人選，這個人並不是要有多大勢力，而是要得到扒排衆人的支持，須辦事公正，有一定的號召力和說服力。如果他不稱職，或年老了，或自己不想做的，就可以更換。廟首除了日常供奉香火和主持祭祀外，另一個重要職責就是調解各種跟木材貿易有關的糾紛與爭端，也可以介紹或組織紮排和扒排的事務。至於楊公廟的香火錢來源，主要從過境的木材上抽取。如在三門塘，於民國時期，每一根木頭抽一文半的香火費。收取的香火費就由楊公廟廟首管理。而有關木材貿易的官府或民間的各種「禁碑」或「章程」之類，刊碑刻石，也往往立於楊公廟旁。可惜現在幾乎沒有一座楊公廟能保存下來，而口述中的各種石碑可能也成了楊公廟的殉葬品。

三門塘是個有300多戶人家的侗族村寨，包括約20個姓氏，其中以王、吳和劉三姓人數較多。在村口和復興橋上就可以遠遠看見題爲「太原祠」的王家祠堂。不過三門塘聞名遐邇的是中西合璧的劉家祠堂，在偏處中國西南一隅的少數民族鄉村村落有這樣一座建築，即使是民國時期的建築，也足以讓人對它的美倫美奐和鶴立雞群般的反差而驚歎。由於這兩座祠堂皆大門緊閉，只好期望在以後有機會來參加當地「六月六嘗新節」時再進去看個究竟，同時也看看屆時舉行的「曬譜」活動，從而更深切地瞭解當地的社群及社群關係。在寨頭剛剛認識的年輕村幹部小劉主動帶我們一路看下去，最後來到對地方歷史文化瞭解較多的王老師家。王老師已從三門塘小學退休，他熱情地接待我們，並講了許多關於三門塘過去「告江」和採買加工木材的事，更贈送他撰寫的《侗家古寨三門塘》和《碑林選刊》給我們。由於這次只能作走馬觀花的考察，不能更多更細地訪問三門塘各姓各族的老人，不然關於三門塘過去與今天的知識會更加豐富和生動。

中午時分，烈日當頭，王老師執意要陪我們去看寨中各處他了然於胸的古碑。王老師的父親於民國時期在給我們領路的小劉的祖父所開木行中做師傅，專門代客到上河茅坪、王寨和卦治三江買「平水木」。當時木行都要請人幫手，其中最主要的「幫手」有兩類，一類是管事，包括負責記帳之類的文管事和負責丈量河面木材、管理塢子及指導加工木材的武管事，一類就是專門進內江採購木材的師傅；對於他們，木行行戶往往出重金聘請。王老師小時候能夠上學讀書，與這一家庭背景不無關係。王老師不僅關心三門塘王姓的過去與未來，對聯繫周圍同宗王姓和編修新的王氏族譜特別熱心；而且也是三門塘地方歷史文化傳承的有心人，他陸續對三門塘歷代留下來的許多碑刻進行了抄錄，特別後來一些石碑損壞殘缺，只有他那裏才還留下了全部碑文。我們先去看的是寨尾興隆庵的碑刻，三門塘小學建於此處。從康熙年間開始興辦的義學就一直置於興隆庵中，嘉慶二年的《修庵碑記》和嘉慶二十四年的《人文蔚起》都有記載此事。特別的是，道光二十年的《重修碑記》就刊刻在嘉慶二年的《修庵碑記》的背面。瀏覽碑文時注意到，嘉道年間的碑文、包括村口由兩房劉姓捐修復興橋的碑文，幾乎都是由庠生王政三撰寫的；可惜行色匆匆，不能請王老師講述一些關於王政三及其家族的故事。

我們從興隆庵遺址走到河邊的一條小路，向上河走回村口。這條路上接下連，是清水江幹流

沿江旱路的一部分。傳統時代放排下去的排工，一般皆沿著這條路走回自己的村寨。在路邊我們見到一口水井，井口和井臺都用石板鋪砌，井邊刊立一塊石碑，還搭建了一座木頭框架、青瓦覆蓋的井棚。像這樣用石板鋪砌的水井在三門塘有十多口，很特別的是其中兩口水井全由婦女捐修，坊間的解釋是因爲男的都忙於做木材生意，無暇顧及此類事務。其中一塊是在宣統二年立於三門塘小寨。小寨一帶的人家王姓居多，但在捐資修井的16位婦女中有4位姓王，是以不能肯定爲何族所修，然碑中載明：

在道光年間，路屬泥途，步履維艱。余三公永佑，獨捐石板，修成坦蕩。唯於井尚未興修，仍然狹隘，每逢夏涸，欲立以待。因語我族婦女，慷慨捐資，裂石新修，方成井樣。（未核對碑文）

語詞中又似爲某族所爲。碑記注明「爲首起明敬書」、「邑文生潘滋大代撰」，也未言明「我族」何姓。另一口修於宣統三年的石井，則可清楚知道是由三門塘大興團的王門19位婦女捐修，而且還特別強調了本族獨捐的緣由：

緬先公至茲族居處，並無異姓，因以募化捐資，祇我一族，並不募及別人。非為度量狹隘，思維繩祖武，重本根也。重本者，如木有本，如水有源。吾村井泉，詎是懸空降流而本可溯乎？覺易系辭曰山上有水，又曰山下有水，則山上之水即為吾山下井泉之源，不可踩問而知。（未核對碑文）

看起來這是一段追宗念祖、意味深長的文字，很值得咀嚼回味。

我們從王家階（或街）沿石階重新走回寨中，一百多級的王家階是三門塘木材交易活動興盛時期由王姓各戶捐資修建的，石料均來自上游數十里之外的打岩塘。同樣的石板街三門塘寨中還有謝家階和劉家階，想來也應是該兩姓捐修的。只是像大坪階和小寨階等，會不會是由寨中數姓或合寨共同捐修的？在王家階見到的道光三年王姓闔族同立的《視履考詳》碑，或可幫助我們思考傳統時代三門塘居民捐修石板路的因由及相關問題。碑文抄錄如下：

嘉慶己卯歲，族中人始動重修街道之舉。或曰：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堯帝有然，今當仍舊，無庸修。或又曰：茲處僻壤，非孔道通衢、車馬輻輳，不必修。余思二說皆非。夫街者，攜也，雜也，謂四出之所往來，攜雜而別也。斯地四姓聚處，各立有街，若劉則有西街，吳有東街，而王姓居中。在於前人，街已開闢，奈歷年久遠，崩缺頗多，難以便行。今值時和年豐，而族子侄等，募化本姓，捐貲重建，伐石塌平，繼至今，事竟成功。往來共歌蕩平矣。人日之暇，首人以序索余，因抒數語以記諸石焉。

後列捐修人名共有137個。碑文爲王政三撰寫，所見幾塊嘉慶和道光年間的碑刻，包括嘉慶二年的《修庵碑記》、嘉慶二十四年的《人文蔚起》和道光三年的《復興橋》等，碑文作者都是他。

與《視履考詳》並排而立的是嘉慶六年的《乘涼樓》碑，記載的是將舊亭之瓦並樓枝賣出、生息運用情況，和王姓125位族人樂捐的姓名及銀數。碑文曰：

「乾隆四十一年，賣舊亭之瓦並樓枝，得銀八錢二分。至嘉慶元年，本利得銀廿五兩六錢，買地併合食、化宇、選擇去二兩四錢，存廿三兩二錢。至三年，本利得廿八兩七錢。開銷於後：砌坎三兩二，買木廿七兩九錢，木匠二十一兩五錢，買瓦六兩五，刻碑三兩，合食、香紙、利市一兩零。」

後載人名及捐銀數，而且部分數目使用當地木材買賣中常見的「江碼」。這樣的碑刻在所見石碑中確屬罕有。

在這走馬觀花的一路上仍是目不暇接。中午一點半鐘，我們不得不在村口與王老師和小劉揮手道別。

塋處就在三門塘上游約 5 公里處，在三門塘聽了和看了那麼多與它有關係的東西，再加上以往讀材料時留下的深刻印象，我決定哪怕是停留半小時也應該去那裏。於是就跟王宗勛先生上了路，打算步行一個多鐘頭到塋處後，再等從遠口上錦屏的船去茅坪。中午烈日下的江邊悶熱得讓人喘不過氣來，而且在三門塘也沒來得及吃午飯，一來不想麻煩剛剛吃完早飯的王老師再動鍋灶，二來也沒有吃飯應酬的時間。路上吃了兩隻梨解渴充饑。走了四十分鐘離塋處還有一半的路程，已經聽到從遠口上來的最後一班船的馬達聲，只好放棄訪問塋處的計劃，在河邊等船去茅坪，再在船上看一遍塋處和清浪這兩個有名的外三江寨子。

船到茅坪，場市已散，只有最後幾個從錦屏方向來這裏趕場的人在岸邊候船。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花炮會」參與溶西洪聖誕活動

華南研究會主辦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協辦

日期：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
地點：西貢溶西洲

華南研究會一直強調透過親身的田野研究來了解地方社會。組織「華南研究花炮會」的目的，就是基於上述的宗旨，希望會員能透過組織及參與長期性地方宗教活動來了解民間社會。今年，本會已是第三屆舉行這項花炮會活動。

每做會一份爲三佰八十元，每份子皆可獲得花炮會襯衫一件，享用賀誕燒豬及參與晚宴聚餐。花炮會將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洪聖誕正日)早上在西貢公衆碼頭集合，僱船前往溶西洲賀誕，觀看神功戲及參與花炮抽籤活動。活動完畢後，前往香港科技大學教職員餐廳晚宴聚餐。

報名及查詢可致電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電話：23587778 或傳眞：23587774)。